



◎蕙风

这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师奶级家庭妇女。被时间下了魔咒,每天像机器人一样,在单位、家庭、孩子学校等几个点撑起来的固定范围内游移。偌大一座城市,她每天就只到达这几个固定的点,形成近十年不变的一个模式。

嗨!这位师奶是谁啊?那是我,不过也可能是你哦!

日子每天风火轮似的旋转,我们每天在固定的轴承里飞快地移动,很少有时间去停下来思考一些生活意义之类的事。女友虹和我一样,也是个被上了发条的机器人,上班下班,每天围着孩子的作业本、灶台上的锅碗之类团团转。不过她是个多愁善感的机器人,偶尔看到杂志上诸如《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》、《再不旅行你就老啦》的文章,就会黯然,多次问我,人家说,旅行就是发现另一个自己的过程,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去发现另外一个自己呢?

我就安慰她,别信那些写游记的人,他们只是在装作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而已,你想想,好不容易才出一次门,抛开了头痛的工作,也不像日常生活中那么抠门了,能不变成全新的自己吗?

你看,他们会装作特别好奇,认真地观赏另一个地方的天空,认真看那里的每一朵花每一棵草、每一个商店招牌。如果你像我一样,多看些人们写在旅游网站上的图文并茂的游记,你会发现,很多旅行中的人其实都是在拍一些异乡的天空、花草、房子、商店招牌、人群甚至破马路,然后用一惊一乍的语气感叹旅行中的空气是多么的沁人心脾啊、旅途中遇到的小猫小狗是多么可爱呀!全然没意识到其实天还是那片天、地还是同一片地,甚至那些花草草小狗小猫其实也在家乡随处可见,只不过你从来没去注意过了。

然后我对她说:“走!带你旅行去!”

虹疑惑地跟着我走。在离咱们小区800米的地方,我停了下来,四处查看,确定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,虹说她也从没来过这里。

这一点都不是夸张,也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想很可能你也和我们一样,从来没有探索过小区外围的地方——你知道小区附近的某条路上有哪些店?哪些人?哪些好看的风景区吗?我想很多人会像我一样摇头。

“那么,准备好不一样的自己,”我说,“旅行开始了。”

我们看到一家咖啡店,几个外国人跷着二郎腿在悠闲地喝着咖啡聊着天;我们看到门面可爱配色夸张的玩具店里,年轻的大眼睛女店员冲着外面羞湿地微笑;我们看到各种时尚品店的色调,明艳而美丽;各种橱窗模特,摆着各种姿势夸张而妖娆;我们看到一对年轻漂亮的夫妇抱着一个同样漂亮的孩子,忍不住上去说:“孩子真可爱啊!”哦!真不错!旅行中的我们碰到了一对在学习中文的日本夫妇!

然后我们看到那条路的地上竟然有幅立体画,虹惊叫着说:本来以为,只有在国外的街头才会突然蹦出这样的画来呢!我们站在那里仔细地看,想象着我们的孩子看到这幅画时脸上的表情。接着我们拐进边上的水果店,为孩子买了几个平时不大买的水果,顺便和外地来打工的店员聊了会儿天,聊她们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,聊她们在老家的生活。出来后,我们看到了高楼前红彤彤的落日,天很蓝,太阳很红很圆,我们身边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和车流。谁都像是忙得来不及抬头看一眼这轮圆圆的红日。落日似乎也毫不介意,只是静静地、不发出任何声音地、假装一动不动地悬挂在那里。

我和虹拎着水果站在红日下,这是一场耗时半小时的旅行。“旅行结束了,你要拍个不一样的太阳发到朋友圈去吗?”我问。虹笑着摇了摇头:“算了,回家吧!晚上还要陪着女儿做作业呢!”

多美好的半小时啊!以后,有一点空就来一场离家800米甚至80米的旅行吧,说不定那里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们,等着你去和他们交谈,发现他们的故事,说不定那里有着和800公里外、甚至8000公里外的风景一样感动你,给你惊喜。只是,你从来没有注意到。

让明信片飞

情怀

◎落枫

平生最喜阅读、美食和旅行。无奈囊中羞涩,兼之工作后不如大学期间自由,因此阅读享受居多,美食其次,旅行一跃成为最为期待的,因为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”。慨当以慷,骚动难止。何以平复?唯有明信片。

人们公认最早的明信片是由奥地利人于1869年发行的。诞生140多年来,明信片在邮政用品中已形成一个大族,备受旅行者和收藏者青睐。大多数明信片都是旅行过程中分发寄送焕发生命力的,可以说明明信片和旅行是一对亲姐妹。

最享受分发明信片。选片、定片、寄语,是三项大工程,耗时耗钱但乐在其中。每次出远门,除了换洗衣物、洗漱用品外,我还会带上一份文件,涵盖亲朋师友的通讯地址。抵达目的地后,无论多忙,也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,直奔邮局,精心挑几套片子,不忘郑重其事地盖上各种纪念戳,然后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在宾馆安静地配对,这张给谁,那张给谁,谁大概喜欢什么景色,不能忘记寄给谁。选定一张便填写完收件人地址。待所有的地址填完,长嘘一口气,但也只完成三分之二的工程。还有最关键的“寄语”部分,先在脑中回放与收片人的交集场景,而后再凝练简化,斟酌推敲后再直抒胸臆。散片后就翘首以待,期待获悉收片感触。

最喜欢收到明信片。信箱里,一堆黑白报纸中,一张彩色的明信片探出脑袋,正面大多是某一处的名胜古迹,曾经去过的能让人回忆起美好旅行,未曾抵达的能唤起出发前往的热情。更重要的是,心里会涌起一股被匆匆的旅途中人牵挂的暖意。背面的字通

常能让人判断寄片人的匆忙程度,而寄语则大多体现着一个人的文艺深度和彼此间的相交情谊。有些工工整整密密麻麻,反而比较客气疏离,有些龙飞凤舞寥寥几笔,旁人不懂却饱含情谊。但无论如何,形式上传递的是明信片,实质上流动的却是亲情友谊。是明信片这个天使,让祝福和问候长了翅膀,翻山越岭到达目的地。

最热衷收藏明信片。那些别人寄来的,自己采购的、欲寄未寄的……家里的书柜一角,是明信片根据地,有好友光临,总不忘拿出来晒一下。若是书橱不巧着火,残留些许抢救时间,大概会先从明信片一角着手。于我而言,明信片早已不是单纯的明信片,而是曾经走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记录者和承载者。大概每一个明信片爱好者眼中,看似静止无声的明信片都是立体有声的视频,见片如见人,如见旧时光。

微信朋友圈里,人人都在晒美食晒旅行,我选择留空间给那些收到的明信片,并赋予其美好的愿望“让明信片飞”。有朋友问:明信片能飞多久?其实,有些明信片飞着飞着就不见了也很正常,毕竟人与人都会走着走着就散了。而这,某种意义上也是收藏明信片的意义所在。当然,更希冀的是,会有一些明信片打败时间,打败距离,绵延不断,跋山涉水地往返于你我之间。

世界上有许多美好,虽然不那么惊心动魄,但若花些时间细品便能深刻体会。所以,请给自己留出挑选明信片、书写明信片、投递明信片和等待明信片的时间。

明信片,不仅仅是寄托,更是记录,是纪念,是光阴的余香,是似乎一切都急匆匆的生活里,难得而又美好的一份慢悠悠。

藏与养

有所思

◎江泽涵

读大二时,兼职回来,食堂已关门,就到后街吃炒年糕。老板娘很热情,分量也多,下回还去她那儿。一回生,两回熟,于是,我就成了她的固定客。

后来,分量一次比一次少,一片两片,都要权衡过。有一日,我路过。“来啦,炒年糕啊……”她还是笑呵呵的。我只一笑,摇摇头。后来,也没再去吃过。

又有一日,我迎面路过,她装作不认识——那我也是。我们就这样,从陌生到熟悉,又回到陌生。

高中的时光,苦——也快乐,所以,最让人缅怀。晚间回到寝室,对面床的哥们跳到我床上,我俩共用一支手电筒,看些读背功课。其他人会问我一些关于武侠的问题,比如:“乔峰、郭靖、杨过、张无忌这几个大侠有什么不同?”兴致浓时,还真不怕查夜老师来抓。好几次,我们叫了外卖烧鸭面。隔壁床的哥们身高马大,会翻墙去收,而等着的人,心里一样刺激。

刚毕业那会儿,联络还比较勤快,后来,在大学认识了新同学,就与老哥们联系少了,再后来,就断了。意识到了,不是没想过继续,而是不敢,比如那一回:

我急着在文库下载一个文档,币值没有了,在QQ上向高中室友求助。

他说:“你几年没跟我联系,突然跟我说这个,该不是盗号吧?”于是,要我回答他高

中女朋友的名字。

好尴尬!亏得当年交情深,否则他可以说“我也没币值了”。

一个远房表叔和媳妇原是患难夫妻。

表叔说:“有这样的媳妇,一辈子知足了!”表婶说:“能这样过后半辈子,不后悔!”

至今,生活富足,表叔没有背叛表婶,表婶也没有背叛表叔。不过,感情已淡,濒临离婚。双方父母愣是不解:“我都没听你们说过有什么不和谐的呀?”表叔说:“和那人过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。”表婶说:“都感觉那人可有可无的。”

四个老人坚决不同意,凑一起终于找出了原因:你们是太相信彼此之间的感情了,这几年,都为对方做过些什么呢?

去拜访一位伯伯,偏不巧,他和儿子吵得正凶,一家人又是拍桌子,又是摔遥控器的。他儿子说:“你当年都不管我,今天凭什么来管我!”他夫人说:“你就知道骂,这些年,你几时关心过儿子?”他说:“老子就是老子!”

终于,父子俩在一条路上越走越远。

既然生养了他,就算到天荒地老,也改变不了老子和儿子的事实,而这层关系下的“情”——可说不断的。

只是藏着,再精巧,也会被岁月磨得粗糙,糟蹋是迟早的事。会养护的,予以心,予以情,再平凡的,也会被滋润精巧起来。人世间,一切有生命的和非生命的,有情的和非有情的,都逃不出这两句理吧。